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四十一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二下

北魏四

154

灯西

李伯尚

李仲尚

割模

裴敬憲

盧觀

鄭道昭

文學典第四十二卷

文學名家列傳二十

北魏四

盧洲

按魏晉書：魏元帝十度世喪子十淵字伯淵，小名閼閼。烏江陳氏，其母有祖父之風，教習甲兵，學問名號。侯府將軍，志令典國，通鑑記：令始平王璜以尉陝侯爵爲伯，常璩爲伯，皆選豪傑散爵，常璩視書，監本出。大中正時，璩爲丞相，弟爲太子，乃集朝野之士，高祖兄謂曰：「朝廷爲卿，何如對口？」此口所告，雖曰：「惠惠宜更。」高祖曰：「先死一死，朕意已定。」淵曰：「雖奉勅，知此殺臣者，實有未盡。」朝臣集議，議欲弑者，勸說有疑，遂決計，令淵相繼，不以介，復以高祖視代，皆隨淵入。王甚誠，不覺覺，淵頓首自誓，言以前承之世，未日與親，親六軍，決難行陳之問者，勝不之足，爲武勇，有敵，萬而鈞鈞之，終不爲，又隨王以爲兵，故也。自魏以獻章一萬，而十淵處十國，處十公，三千而有髮，一解，解日不，由案案成敗，在於須臾，若

用田畝之深則利溥制盡德矣魏武爲之獨迄於晉世矣
介田水居其上流大小勢殊理勢相遠聖賢治國臣
協謀進取十載速捷小舉幾無不捷上據吳下據陸一
舉始克全庸氏以獵殺之墟政虐民甚勢又支屬相率
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陸降吳而後吳之權傾天下
之會若夫南越巡北社羣臣聞風望風之制同一
聲而有無無德無恩謂亂我朝我皆請離職去其下懷
權士有餓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若不若命將前銳盡
截江右又聞楚鳴鑼告成東振輿天下幸甚幸甚
蘇紹忠若然則吾閩右之民自北以來將就盡會
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謂直速德無幾其軀帥不爾惟
假稱實貴以相扇惑顯然於衆生之中以旁劫廷無
過貳中赤眉之禍自其微期不若大者斤斤一加
戕賊黃巾之衆臣世奉皇矣惟德誠知十竹之遠
實深然不若忠罪戾大語曰至極極 愷功多遂三
聖殊文立帝異律或張或弛必思因時遠惟承平之
士所以不親帥戎者豈有由矣明之壬戌以同
軌無所守唐之君戎寇者幾代矣明之英皇時
非昔烈比之唐后意有應焉故元隆 尊本不宜割
二公之征莽格之戎革其壽壽壽其甘人吉必須已
而漢世雖不克免然其意之在維未聞不武世已
之行世疑端自曹操陳表至董卓內亂外患迭見
解當錄立政未足非敵乎乃強干之舉矣也
今則聖地施天下之用獨用一之師制必成敗庶幾
斯谷長江之阻未可憚勝矣一時制必可降而後
彭黃竟非殺因當嘗 呼戎或漢業路略之衆當付
之臨機足食之籌至苟之副將希混一豈好輕動

[illegible]

朝廷不納陳果殺將佐勒勒之幾逃假漢諸度
由得何今陵在邊驛年陰節就戰二州久遠城相屬
感陳之餘德頗見執送回晉書而救之惟歸罪于陵
由是衆心乃各歸劉除賊書載一年卒官年四十一
八號安北將軍南州刺史復本府固安伯諡曰懿初
諱文志字德懿其傳業累世有能名遠以上承古
承述溫厚法代官殿多禮所親曰馬公崔元伯
亦著書世傳德懿號初工者有佳二門道與僕
射李冲特相友善中重門風而諱私冲才官故結
爲婦親往家親臨至於劉劉劉祖意過鄉亦由冲道
有八子

長子道將字祖業號父爵而讓其第八弟道舒有
司奏開以口長勸承重讓之大經何何親授也而道
將子清河王常侍爵子應讓弟仲樞爲監門之側
尚書者平重中奏詔曰應讓弟仲樞爲監門之側
諱顯有文才爲一家後來之冠清父並敬讓之彭城
王勳仕職王蓋皆虛構相傳譽爲中軍大將軍時行
奏軍書司從東閣祭酒清書左外兵郎中轉秘書丞
出爲燕郡太守道讓下車表奏發原一墓而爲之
立祠德懿頗見勸勵學業致讓與弟仲樞俱入爲
司徒司馬奏謝德懿弟人常少卿曰口獻所爲文
筆數上篇

子懷祖字道博子員外散騎侍郎奉
懷祖弟孝仁武定中太尉伯曹參軍
道將字孝仁家不仕而終
子思道
亮弟道裕字思祖少以學知名風儀兼美尚顯祖

女樂良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太子舍人驍騎洗馬遂
散騎侍郎轉安遠將軍中書侍郎兼祕書丞尋以母
憂去官服終復拜中書侍郎兼祕書丞太子中庶
子國州大中正轉長兼散騎侍郎加左將軍神龜二
午除左將軍涇州刺史其年七月辛酉年四十四贈
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賜卹三百匹諡曰文侯

子崇緒武定中儀同開府錄事參軍
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相開經史兼通算術尚爲祖女
濟南長公主主驍驍登機避趙光無終患食辛纂
墓時云道虔所著士輩祕其醜惡不若窮治尚書書
奏道虔爲國博士道虔下追主墓事乃謝道虔爲
民終身不仕孝昌未降漢下歲因將出征除道虔
本軍都尉道虔外生李茂尚莊帝姊豐公主因相
梅記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尋加征虜將軍
以祿祿勳賜爵高伯還散騎常侍大平初征南將
軍轉都督尚書本州大中正出除驍騎將軍南州刺
史尋加衛大將軍卒於官贈都督幽州二州諸軍事
驍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空公涇州刺史諡曰恭
文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爲不慈昌仁早卒道虔又
娶司馬氏有子昌份及司馬見出之後更娶元氏生

二子昌期昌衡兄弟號父爵至今未變
道虔弟道儒字爲祖州主河沈雖有學尚孝昌本卒
二子早天以弟道約子正達爲後武定中征虜將軍
太尉記安參軍
道儒弟道和字叔維兄弟之中人望最下冀州中軍
府中兵參軍卒

景懷弟景豫武定中儀同開府諸議

道弟道約字恭起家員外郎累遷司空錄事參
軍中書侍郎州大中正轉國將軍光祿大夫轉司徒
右長史太傅子延寶出除南州延寶先被約約延
寶之妻約以道約爲延寶長史加散騎常侍官以
匡耀也本縣中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歲平王贊
轉除南長史大平中開陽侯劉高岳清爲長史高
轉除南長史二州道約仍爲長史趙高兩藩有號佐之
稱與和未除德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民和武
定元年卒年五十八號懷持拜驍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南州刺史

子正達顯府諸議少有令譽俱起拜驍騎將軍吏部
氏與正通弟正思正思武定中爲御史中丞勳人十疾
之
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號父爵自尚書左主客郎中爲
冠軍將軍中書侍郎卒
劉弟敏字仲顯小字紅奴少有大量太和初拜漢郎
早卒贈驍騎將軍范陽太守諡曰清高祖諡其女爲
敬敏五子

高閭

按魏書本傳閭字閭士流陽華奴人五世祖源壽安
北軍司上谷太守平陽中侯有碑在閭中祖預少有名
名別爲父洪字季顯侯後留王從事中郎閭預乃贈
寧朔將軍南州刺史固安自子閭早死少好學博綜
經史文才儒儒不筆成章本名驍司徒徒法見而奇
之乃改爲閭而字焉其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
末遷中書侍郎高平閭之澤播懷內外名儒文明太

后臨朝誅諫引關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爲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開入彭城城管營元表開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鎮南城後還京以功進爵爲侯加駱武將軍顯祖傳位使御崇光宮園上表編曰臣聞制政者應天之聖君臨顯廟常守文之庸主放五帝與典而化三王殊尚而致治用能嘉萬紀奉親王歷葉所以把其遺風後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選光一德明齊日月至德濟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齊北斷則倉促覆驚而播二危之會東引書懷之貞昆道款款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元奧尚鼎涓之奇風崇集由之高潔時容熙熙亮來委后爰把大付傳許聖人開古之高節愛幸於一朝瞻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魏晉齊梁其成功太伯讓季子子孫其至德初伯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

茫茫太極悠悠太古三皇制五帝垂統衍繁璣簡鑒后土游容崇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烈道風靡邁仍誕明初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靈思反正乃春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穆風華倍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文化化而暢惠靈內格遺此崇高把授周唐訓誡當今盛流後祚神明我皇承乾紹煥比師周方文隆漢光靈天長輝煌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教之以信綏之斯和勳之斯實自來祖西無思不順頌頌應福祿來格嘉敘秀町素文表石元鳥呈詒韻泉流波黃龍蛇蛇

遊樂英英沖調既布率土咸章穆穆而門灼灼典刑勝殘立遠期月有成起想東嶽庶見羣旒先民有言千載一恩善難其運今易其沐淳淳被服帶飲和陶陶載歌載頌文以爲恩功由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水年脩政臨熙康歲垂福仰遠敷烈後之管絃高允以開文章富遠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政命選應顯祖北侍中顯祖善之永明初爲中書令治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關降令書機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二年出師討淮北周表曰伏見廟算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惡量臣以恩勞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言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塞四方無虞豈盛世千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論政治難圖力懸百倍復慮量不見其利疑二也魏使如心三國無用替兵遣人費損損多者不置城是謂空手疑三也魏不如意當速日月屯集聚費千何不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還神文明太后今日六軍電算有若摧朽何慮四疑也還高書中書監淮南王他承恭依舊制陳文明太后令召羣臣陳之問表曰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體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戴足以代輔上者修足以行義庶民均其歡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財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効之誠竭兆庶無役懈之短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

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以求逮於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期道弗改自中原崩陷天下分裂將內未一民戶托屬國用不允休戚遂隆此則事出臨時之宜民長久之計大發應期銘銘經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歸一聖效明心思冠冠臣動禮體式播者舊章惟百士不易之辭法遠垂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壑姪姪孫孫政令有經今已入骨恩不生上無惡奸心至甚顯顯觀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期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洪奔奔則防防官厚軒軒充斥則網網須臾配寒切身身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止但兼濟一人不必皆富財之上未必悉貧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重積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得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難見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淮南之議小亦恐貽後嗣濫行船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在堂巧巧政難多途治歸一體朕母蒙慈訓猶自朕發諸知忠僕有損益表表其異同臣懼忠自見受依人使進露露思此知自體憂國朝賢休戚所共其難斯難爲以釋朕懷尚希明風對曰忠臣之實亦難知依古猶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後忠僕可明聞曰竊謂袁宏徵侯夫人席是其忠諫殺其忠僕是以異人言之望之高忠忠僕是爲高祖曰自非聖人忠僕之行時或互有忠志願願謂之忠忠僕速疾斯謂之依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聞曰依者俯首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傳知王石尊然可知高祖曰王石同體而

異名忠臣異名而明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與忠臣之境豈是然哉明明哉或有託佐以成忠或有假忠以備佐如楚子華後事顯忠初非佐也閻丁子華雖楚初雖隨逐終終忠言此道欲殘諫非為佐也子華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聞對閻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日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造人不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寬後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開國寧方征伐四朝北狄悍惡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秋悍應奮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難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據其侵掠而已歷代為患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強勢分倍衆不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護之卒武獲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佐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塞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未遑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塞上往在開門逐小虜於其側因地却敵多重即擊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患宜發近朔武勇四萬人及京師十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遷

忠勇有奇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一萬人專習戈楯一萬人專習騎射修立新殿十日一習沐澤湯沐之降之之法焉平地擊寇之方使其解兵卒之宜嚴旌旗之陣器械精潔必舉聖憲使將有定兵兵有常士上下相恤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勒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將軍所領與六鎮之兵直上鎮而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逾千里若一大一月之功當三三之地三百人三里三人三十里三百人三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能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糧永遠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能避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邊城親敵以遠待勞其利三也首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邏永得不虞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待須委信進之以禮德之以情關外之事有利輒決敵其小過要其大功其具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乘是以忠臣盡其心臣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論秦雖三替而彌龍其言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侵邊近有投化人云校尉韓延壽與兵戰之蠕蠕生身率從乘追至西漠今為應募擊討討為應募兵息民去使別韓延壽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為首蠕蠕上孫養其自業以為寇掠為患不伐日相逼致知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項巢穴且以挫其機勢聞臣漢時

天下統統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實之虞朕承太王之基何足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曰今欲遣使曉喻使還國有書問以不書臣以為宜為有乃詔問為書於時蠕蠕國有疫而害不致因事高祖曰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詞所患言書不論彼之事若其知而不作非在約然若情思不至應遣所任問對曰臣聞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起是何言敕問遂引忽忽冠帶拜高祖謂曰蠕蠕使弔提小恐懷其有使人之禮同引疾其教厚至國辱恐其逆北必被誅諸君劉準使殷實每禁下人不為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誅以我報之今為旨書文明太后大書者官高祖親製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歎仍率羣臣再拜上壽問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者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親親上尊尊無差臣等不勝慶躍謹上千萬壽高祖大悅賜羣臣人三千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自朕多途萬機事無未問之關卿等宜有所陳問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八休令各及仰等聖訓所行事周於自操理兼於應務終于至聖三年有威子產治鄭應載乃就今聖化方風政教改行之漸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無又為政之道終始如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寬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

之鎮自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成軍還之復恐高數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怨遂以折擊鎮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經其城破鎮已定而思叛外何者猶處方角城蓋鎮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討以今比昔事數倍今以向熱水南方聲言刀如交難以思阻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從聲言北其不然進兵臨淮遂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奮力以待敵希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淨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關朝於行宮高祖謂關曰朕往年之意不欲伐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國之失不容中止終落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日日故也問對曰人皆畏其有事而非其所不事脅大之吹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開之聖駕親戎咸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南臨庶事草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邇優游京洛使使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邇實不少但未獲耳問曰司馬相如說終恨不盡封禪今雖江介不實小賊未殲然中州之是略亦盡耳昔於介明之辰而面盛禮高祖公諸侯被袞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制未一豈得如卿言也問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為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揚州荆及衡陽世荆州此非近中國

乎及事歸至鄧高祖領幸其州館詔曰聞昔在中原有定禮正樂之動作潘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駐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希故令發者每惟感德其嘉焉可賜國白五匹犀一十斛馬一匹衣一襲以歡厥勳聞海州本州以自効詔曰聞以懸車之年方衣衣錦知進退有康康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從授州刺史令存勸勵修思法並舉屬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事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悅咸餘未求致仕懷容不許俄為太常卿領表陳還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關上表陳求同歸高祖不納漢陽平陽關壁書關上表陳著出納清華朝之偶七以年及致仕固未辭任宜應解宗伯還安車之禮待以優授老成之風可光經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植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侍衛訪之曰政以具先朝舊舊告老求歸世宗為之流涕詔曰開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爾美先還還歸軒首路戎旅兼優安驛歲歲漢世榮觀可賜安車凡幾輿馬繪練安車布帛事從厚自僚僕之資皆奉公之遺二孫也問進陽北邱上軍圖表以示懸慕之誠景明年十月北將軍州刺史史諒曰文侯開封為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銘銘錄自有餘篇集為三十卷其文亦尚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固強果敢迫讓其在私室言最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參食偏於僕射

在中書尉尉錄或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賄及老為一州乃更廉儉自謹有及故之者有二十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西博陵一郡太守

子鉉字希長頗有文學及折金生之反也欽範元志西討是敗賊所擒公生以為黃門郎定於秦州

元昌弟元慶字景范軍海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定殿勳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為奴所害

固弟悅號志好學有美於閭里卒

李伯尚

按魏書李寶德伯尚弟仲尚僕僕其少以文學知名二十著周書功臣序贈及李父司空諡壯懷侍

中書郎尚書邢劭見而嘆曰俊生可與共事也起

京京兆王儉行參事景明中坐兄事賜死年二十五

劉魏

按魏書高允傳允所引劉魏者長樂信都人也少時

稱猛虎也後遂至河南尋復還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授教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書論上下規模有功焉太和初模遠中書博士與李彪為寮友並相愛好至於訓導國書則明風範遠不及彪也出除潁州刺史王肅之歸國路經潁縣縣吏窮悴時人莫模獨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歸潁州模獨在郡微報復之由足為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治稱止始元年復出為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師老晚年味禁自致遂家於南頓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其教志

按魏書文苑傳敬憲字孝虔河東聞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一子有志行學博才清操訓諸弟書以讀誦為業當於榮利風氣遠遜郡數功曹不就諸辟命先進其弟世人嘆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王肅之部朝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殫述而有清覽之美少有氣病年二十三卒人物甚偉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暉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物所伏如此未與三年贈中書侍郎諡曰文

盧觀

按魏書傳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儒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儀光祿大夫王通等在尚書上石模定朝儀拜尚書僕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鄭道昭

按魏書鄭道昭字伯少而好學綜覽羣書初為中書學生遷秘書郎拜主文中散從員外散騎侍郎鄭道昭字承中書侍郎從征河漢有祖輩有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佐一署著作酒酣高祖乃歎曰日月光天兮無不耀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懿讀欽曰願從聖明今登衡會高祖誠混內外鄭懿歎曰吾當大振今天門開士來賓一正盛邪情欽曰吾輩十歲今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歎曰皇風一統分九地匪數口依大清六合高祖又歎曰遵彼故壤今皆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未升欽曰文王政教分輝江洛寧知大化元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移雖與諸才偶不廢談綴遂命鄭懿總集敬信當爾之年鄭顯丁艱每眷又常帶用燕然得止除中書郎轉道昭常侍北齊上許為司徒以道昭與裴瑒王末為諮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和置院講闕闕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發著舊籍遊見收醫為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云寡伏願天慈恩綽舒賜垂鑒察者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勒尚書門下考論官制之限則九雍可觀立而與毀器可日而就爾將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廣平王懷為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鄭元匡為州郡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本殷周政治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

心宅傳

宋則禮張齊賢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連用五霸六秦章句終歸仁義之經實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別於黎庶數千年間民無聊生斯者之由矣嗟齊賢阻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先武中興於廢亂之際乃使鄭衆范升校書典經降禮武官雖禁因未於成焉在然於然招集儒生廣開學校用能開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風不愆風無不範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瀋新寶曆九龍辰至西之四四懷黎壤之慶而登闕闕吳限化江漢先帝憂美武藝戎事不息而俗樂停彈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史部尚書臣王澄等共為儒林以宗文教選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舊唐伏尊先旨意在造就但車國多事未遑創立自願造今垂將一紀學宮凋落四術廢墜徒備舊儀德卷經而不讀學後生虛本而還未進藝之風實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元聖洞達意會未試發造道以來之遺方復觀文教而懷之垂心經學優崇墳籍特使化越時唐德隆慶夏是故歷中官教官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等隨全經議教者悉然往年制定律令認讀議議依學前修譯訪諸事定學令事記封呈自爾迄今未蒙報聞但舊業歷年經術淹滯講學令并封閉地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奉讀曰且知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今令學施行無選可謂以思其愛無難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聖運中興年將一紀經籍雖興學宮未開遂使流

清明朝無魏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統義臣
自往年以來報請學令並罷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
報故當以臣議淺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佈字既
修生房相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堪請依
舊生房國子學生高開讀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
後生親從義學學徒思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
釋奠宜於揖讓之矣請俟令出不報再議書監衆
已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吉州刺史將軍
如拔復入爲祿書監加平南將軍歷平元年卒贈鎮
北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
篇其正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民所愛
子嚴祖嗣有風儀相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將軍
張遵行不營士業側室家乾沒榮利門閥輒聲
好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卿無他邑孝靜初除驃
騎將軍入乞祿大夫高祖出爲北陳州刺史仍本
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課免額二州諸軍
事將軍司空公陳州刺史
晉祖弟敬祖性亦粗疎起家著作佐郎嘗儀之敗也
爲鄉人所害
敬祖弟進祖定中尚書
述祖弟進祖祿書監平南將軍光州刺史
述祖弟順章於太常寺自述祖後預政程風稍行及
元亨順章公爲好驍自述祖家東家述祖親往官
不弘治時嘗集於世有諷成以歎息矣義五兄
長曰驍夫小白天淵秋夫叔夜大達山並侍妾門多
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讎

白驍遜道標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引伯有當世暮齡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
史高祖納其女爲長女出爲建威將軍徐州刺史轉
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會稽郡內史卒於海鹽少嗣
曰蘭
子希儒未官而亡
子道白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儒弟幼儒好學修辭時望甚優丞相高麗王雍以
女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
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諡嘉功保亡後妻
淫蕩兄律行無禮子敬道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
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
德不幸得如此如今死復重死可爲悲歎
引伯弟平城太尉諡肅陵王羽納其女爲妃出爲
東平原太守性嗜往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
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
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
御史典當時名聲威申趙武宗釋寬詔伯猷錄義
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爲行臺郎中事舉遷都
還尚書外兵部中興起居注以軍功賜爵侯式稍
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爲車騎將軍
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
侍使於齊衍而後使人蕭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
宴對中禮伯猷之行衍令其領軍將軍滅周與之相

接議者以此罷之使還陳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
州倉庫甚豐上元延明女弟爲娶徵貨賄公行潤
及親戚戶口連散邑落空虛乃詔良民云汝反叛殖
其資贖盡以入已諱其丈夫婦又配百姓怨聲
聞四方爲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還發囚以頓
齊文襄王在相每歲廣朝上常以伯猷及崔弘亡爲
論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十一月十四日驍騎大
將軍書監兗州刺史
伯猷弟仲猷武定中徙同開府中郎
仲猷弟毅之解褐奉朝請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
野男補還參議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引范道鎮守
滑臺與毅之隔河相對還遣軍夜渡欲欲城毅之
率屬民拒之仲猷之弟道武走都廷秀之除司州別
駕尋轉司空長史道武弟道武金紫光祿大夫孝靜
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士男即故大
中四年卒時四十九贈都督北澤東二州諸軍事
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澤州刺史
洞林子敬叔司州刺史從弟簡昌中工渡贈太守
牛食檢除名
子籍子承示徐州東府長史
籍弟道武祖珍有悍幹之稱曰太尉常寶是陽太
子道顯有等弟贈太常寺卿弟平昌中弟寶寶重贈
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弟道武弟道顯弟道顯弟道顯
親愛門之內有無相起爲將人所稱美
子道顯兄顯西魏事在周侍傳
敬叔弟士恭都鄉太守子昌中因優之尊除衛尉少

親其弟與謀殺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
 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
 於大業叔仁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
 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武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李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
 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李亮弟李明稱稱太學博士正光中遷稱太子常滿
 陽及主頻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李
 明孤城自守卒待侯全朝廷舉之封安北郡開國伯
 邑七百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泰中潛通余
 朱榮謀奉莊帝及在河陽逢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
 南和川郡開國公食邑七十五戶贈歸附大將軍尚
 書左僕射司空安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例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地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四十三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三十一

北魏五

高聰

賈思伯

鄭道元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崔暹

字今更造雙書以代仕部比所授後隨宜變之善助

皇華無替指思使遠通直散騎常侍兼大府少卿

轉兼太子左率意微智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

意南討專訪士肅以軍事聽許肅願以偏裨勿庸

言之於高祖故假驍騎將軍號共二千典劉濞得

永成道益任莫同俱受寵衛度同授洛陽而聽謀怯

少威重所推洋探無報及與賊父室風遠敗與濞

同因於德高祖思光從平高祖見未顯諸士肅

史士若後日免驍騎監聽馬表高祖見未顯諸士肅

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

北從此文或其所製高祖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

此輩世宗初聽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

宗殺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遂散騎常侍

黃門如故世宗幸都還於河內視界帝親射矢一里

五十餘步得中高顯等奏伏見御氣矢隨原七道

弦動羽馳矢鏖所連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

聖武自天神靈風成巧奇驍蹕之節妙盡憂國之儀

威發後教舉應見儲氣才猛所振勃怒氣心足以肅

九區群服八宇夾盛事許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

本彰聖謨曰此乃弓矢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恢

賢近待苟以爲然亦宜容有異便可知請遂刊銘於

射所聽馬之詞題修表幸惠深明附及諸道修文

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見其文由是遂

聰又爲修作表陳當時便具其文之由由是遂

相親拜死既陳琛李惠皆被誅落聰亦深用危慮而

聰先以謀立之情曲事高亮復自覺危之力也修

之任勢懸傾身事之及修之死言必與聰結之龍

聰又屬四每相招召言笑機權公私任使無所不至

每稱略才識明敏非結修之條乃因修啓請古州鎮

下治中公廨以爲私宅又乞木田數十頃皆據遂許

及暗見鐵聰以爲死之報也其薄於情義皆若此

時中高顯出授遼東魏將軍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

聞懼而求之聰居衆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與無遠

慮焉皆因權謀於魏公顯之旨聞於趙通中尉崔

亮知聲微畏遂而陳聰軍世宗乃出選爲六北將軍

并州刺史聰善於主知知家機之側身承奉遂待

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奉法又與太原太守王

春有隙而爲大使御史與奉泰每以宗私相據事得

寢錢世宗未拜散騎常侍并北將軍以宗私錢給以

其索賄高亮出爲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亮之黨

與王世義高亮李惠皆獲罪高亮爲中尉元臣西碑

密太后誓誓原之聰遂停殺于家斷絕人事惟修營

閣果以等色自娛久之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軍聰

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正光元年夏

卒年六十九軍太后聞其病遣主書問之聰對使者

歔歔嚔道及聞其亡嘆悼良久言朕既無福大府須

喪且其喪既父命征關戎旅特可成念肅布帛三

百匹派一車贈推車將軍青州刺史遂曰朕聰有妓

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高亮以悅其情及病不欲

人母之母之長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

十卷別有集十卷字惠遠起家祿事都大府主簿

約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

東將軍安州刺史長弟叔山字惠甫可代行參軍

稍遷寧朔將軍越騎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

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

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

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

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

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

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尉

文學典第四十三卷

文學名家列傳三十一

北魏五

高聰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四十三卷文學名家列傳

第六二五冊

之六

六藝

其行有依其舊禮服鬼邪婦是欲既謹且如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政其不始不備未如之何習習寧節管管無極矣丘家習王對謙謙伊果息王如之同心江充無辜甘言似直實乃上古積生邪異乃如之入僧與共德望我我邦又亦獲國既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積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為疾凡百君子其懷矣覆車之鑒近可恒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摩及矣肅宗即位除尚書功郎奉議孝孝中第者聽敕自閑如大軍征城伯勳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部中平奇固勇毅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合節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艦大傳清河王將軍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加事遂將軍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屬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動悅悅甚歡僕之彈大悅以爲舉得其人監軍一年除洛陽令將軍如故在將其有威風丁母憂號其毀南枝而能起棟櫓之後營酒肉不進結固年踰五十而妻適於京鄭鄭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未清河王孫固太尉固從事中郎屬懷祗害云及孝政朝野莫不懷持詩子及門生吏僕莫不感命隨處不出其家僕所厚者獨不自安固以常被辟命雖請去所賞愈勳良久乃遣僕射高寧王固曰雖離布王移何向也君子若若人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遂舉多非其人又經肆地雖固以前爲元卿離固固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降固爲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璽爲司徒高選官察時固從事中郎如鎮遠將軍府解前將軍將軍鎮遠如故

又典科揚州勳實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實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勳未表崇難實固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辛酉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益口文固剛直廉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喪之日至夜四壁無以供養親故爲其棺槨數月初固若終制一篇將從俗節臨終又勸諸子一避先制固有二子休休之武定末黃門郎休之弟諒之子子衡少著才名諱可徒行舉軍早爲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

按魏書本傳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爲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即位以侍從之勤轉補國將軍任城王澄之聞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夫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卒大哀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誠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諡稱長君後爲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祭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飢授業無吝嗇之風遂營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遂緣百匹還思因以車馬迎之思思不仕思人獨歎焉思以父憂免除侍序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涿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棄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遂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放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

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備素爲案不好法律布言事機轉輸尉卿於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賈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周世室明堂五室而周注云此二者或梁丘明或單子親或單章五言之以明其詞則也若然則殷夏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載德記云明堂九凡至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入大廟贊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凡十二堂按蔡德記世所不行且九至十一堂其於規制恐難待敷其周禮贊功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又子太朝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室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子午軒配乎五帝故耳又上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塾新注云東塾即辟雍在上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雖匪在宮廟顯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周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夫按至云尚書云諸子曰吾後毀明堂至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方一百四十尺室地之象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十七象天之象圓徑九六之數九至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括以象布帛廣二十四尺以象黃括此皆以天地陰陽象數爲法即至儒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悖也抑此蔡氏論明堂爲週典九室之言或不可從得尋考工記雖是論明堂之書相承已久清儒注述無言非者乃之後作不亦優乎且李陽長神契五經義卷禮禮記五室及徐制之論同作者多矣劉宗素乃獨異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君相進退尊卑等事則不應捨故

周成法襲近代定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伯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後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觀此論非爲無當按刀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量不乖五室其書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壽房左个如此則堂猶是五而布政十二室之理謂爲可按其如此則高麗自依時量載氏九室三極子廟等之議于幹室豈之說差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遂其議又還太常卿鄭玄尚書精正都官時人復推光祿其表爲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與爲侍讀思伯遂入授儒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察至是更延儒生夜讀書長性謙和輕身諸士雖在街巷停車下馬接語詢伺官無待客名詞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驗思伯曰與至便趨執孝昌元年卒贈銀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

子爲始武定中溫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贊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古州別駕久之遷選進將軍中散大夫武守襄陽太守尋即復除南將軍襄州刺史親撫明察之譽自旣安及元順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邵光遠並不降壯帝遣官封置殿縣關關男邑一百戶除將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爲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都後除黃門侍郎兼

待中河南鄧秀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徵納常侍祿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典和二年卒解使持節都督司倉光九二州諸軍事尋贈大將軍將軍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諡曰文獻初思同之爲別駕也高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恃資地貽居其下聞思同還都遂便去職州里人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誡下姓不能求贈思同進上表論乞詔賜諡登封室望贈諡者款尚爲思同之傳諡也國子博士憲西衡贊隆爲服氏之舉上書雜杜氏春秋六十二事思同復駁贊隆雜者十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計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魏文安李陵泰道靜復還思同意贊隆亦尋物故諡開國休和又持贊隆諡至今未能裁正焉

高謙之

按魏書高謙傳謙之字道謙渤海蓆人崇之下也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伯過於已生人莫能兩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市之及長解脫人事專爲經史天文算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自謂數千言好文章蓄意老易屢習經緯過秦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字勉勞雖驍反被拘留及驍雖大掠而還置子歸國事下廷尉卿及監以下謂平無坐謙之之罪元字勉勞以流罪而書同卿執詔可謙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責盛反碑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爲報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許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一人相見

忻曰日無復憂矣魏遂按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盜竊之處資貨足爲多年失物之物乞來得其本物具以狀奏尋詔降詔遣將軍御史何今在縣二年損公訟諸多爲故事道遠得爲御史何今亦有能名世其父子兄弟並善當官之稱長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佐幸之輩悉其所發願遂共奉罷諫之乃上疏曰臣以無識謬蒙神恩實思憲法不掩禍是官方酬朝廷報德之思愚人臣子既乏節和家支庶庶臣親親總總所及衆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臣既起惡士之心縣令輕何能克先帝昔賢明諫得使臣陳所懷臣亡先帝恩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納賢敏士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廢致使神宰威權下情不達今一聖選還臺薛憲章高祖恩臣等素其驚素少立功名乞紀賢臣更明往制惡奸邪和禁諸臣自屏心諫曰此啓深慮於意付外臺聞達之又上疏曰臣聞夏禮中微少康克復之王周遯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國無常安世無恆數惟在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已來邊城屢侵命將出臨相繼於路軍費甚廣糧不絕至聖司修費甚廣有出身舉朝新官又蒙高級四方壯士願征者各各爲己公私兩利若使軍帥不得其人實則不夫其責則何平何重不捷也諸平帥或兵其不夫追觀者支解不判則他人引弓格處受征官身不赴陳能進致充數而已對寇臨敵不贊可則是士皆臨敵從夫一隅觀焉何可殄除忠臣何以勸諫也且近侍侍臣職屬共濟託官舊據作威福如有清員非法不爲國顧共

潘與陳受罪罰在朝則望青中園敵上壤下虧風
旅政使諸諸甘心忠誠忠義日頭年以來多有微
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附保妻子能逃王役不復顧
其鼻井惟比則害正出還有必用之頭歸無自安之
路若聽歸其本業能役微則避者必衆聖田增闢
數年之夜大獲遺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將切
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故有國有室者
不患民不我歸惟患敗之不立不待敵不我攻惟恃
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誼百王一致且琴瑟不調知
音改弦更張聯聯未調御制轉成祖語云進而却
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論大陸下一日萬機事
難周覽元與結王吳皆明言臣難應短世受辱竊竊
基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
願少垂察察略如推採便便朝堂重事威嚴振海內
起惟新之歡天下日復舊之福則臣奉之從矣入下
泉聖太后得其諫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
之乃啓后三諫之有學藝立立國學以訓曹子諒
從之除國中款款於賸賸言路無窮居來僅據對其
兒不處其父母生三子免免其一世無駭駭奴婢常
獨俱衆一能知何處書以父舅氏迫逐家過會錄諒
士國書論之乃修流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
佛道之論之固無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裁
以佛理來難少通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
行廢多不盡乃更改文移損爲一案之法雖未行
於世諫者其多能於時明陳錢錢以諫之爲機錢
都將長史上表奏錢二錢錢曰查錢貨之立本以

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
九府圖法至景土時更益錢大錢泰海內錢重半兩
漢興以泰錢重改鑄輪榆錢泰文帝五年復爲四銖
孝武時更鑄輪榆更鑄三銖至元初中更爲五銖又
是差仄之錢曰一當五王莽篡政錢有六等大錢重
十二銖大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錢文
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
百權亦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
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寶訓典文
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儲德海內之富莫不肅然
聚於太倉藏府實於泉府儲蓄既盈民無困敝可以
寧遠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晉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
事四戎遂遠國用於足草萊之臣出財助國典利之
計納稅殿堂市列權尊之官邑有告竭之令盤饑既
典錢幣應改少府遂尊上林燒積外關自鑄不增
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狀未息四郡多鑄稅既
煩于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狀
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幣屢改並行小大
子母相錯小錢可以富強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
政典不以錢大政策不以錢小惟書公私得所政化
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通大禹以
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
錢贖民之賈子者今有百姓窮弊其於棄日欽明之主
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
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移公之言於斯鑄矣
臣雖拙陋計然誠非心算實錢官親視其理苟有

所益不得不言臣以疑疑求下公卿博議知謂爲允
卽乞施行將鑄從事未就會奉初議之弟遂得正
光中爲御史糾相制史事也世哲事大相持摩其家
恆以爲錢是世哲弟將神機爲寧太后居中所寵任直
諫之文儒許臣韓魏左右之人風潮書判禁諫之於
廷尉時將神機神機乃所鑄大錢百餘鑄別有集錄
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
未安中經征將軍常州刺史史章曰康又除一子出
身以明察聰敏之妻中山張氏明義婦人也敕勸諸
子從師受業常戒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
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恃其家
諫之長子子儒孝禮元顯入洛共叔遂得爲北
澤守儒後歸河王行宮莊帝召見訪洛中事意于
儒儒陳元顯既在日帝謂洛陽曰卿初來日何故
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老母在洛陽通都後除安吏將
軍光祿大夫司隸中兵參軍祭酒兼府典和初除
兼殿中侍御史時四方多有寇臣子儒爲從州北豫
西兗二州德王使所傳多後以公事去自武定六
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叔子叔明明性好讀書嘗謂人曰吾嘗門
者當此荒亂流離流離得志讀書空行參軍轉
長流參軍除錢道府兼冀州府府中兵參軍爲府
主封侯之所賞賚之行侯州當州引自隨恆令總攝
數郡武定二年卒年三十一
補者其武定元中司徒士曹參軍